

再这么作下去,特朗普真有点儿悬



有声若霆

本报记者 赵恩霆

随着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月落幕,特朗普与希拉里进入到大选下半场的一对一对决阶段。然而,7月底以来,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却坐上了过山车,从7月下旬反超希拉里两三个百分点,到如今又被希拉里反超十余个百分点。之所以出现如此逆转,看看特朗普这半个月的言行就能发现,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作出来的。

共和党党代会结束后至7月25日-28日民主党召开党代会期间,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一度反超希拉里。当时,特朗普顺利获得党内提名,而刚刚躲过用私人电子邮箱处理公务的

“邮件门”的希拉里,又陷入了民主党高层暗中通气黑掉桑德斯的另一个“邮件门”。

借了希拉里“不诚实”的东风,特朗普的支持率高奏凯歌。然而,祸从口出。准备乘势给希拉里追加一记组合拳的特朗普,竟在7月27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称,“邀请”俄罗斯帮忙寻找希拉里私人“邮件门”中未提交调查的3万封电子邮件。

在当前美俄水火不容的形势下,这种言论无异于“通敌”。希拉里的高级政策助手沙利文回应说:“这无疑为主要美国总统候选人首次大力鼓动外国势力对其政治对手搞间谍活动。”一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大帽子扣在了特朗普头上。

接下来的7月30日到8月1日,成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所说的“特朗普糟糕的72小时”——他得罪了一名美军阵亡士兵的家属,而且这家人是来自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移

民。

7月28日民主党党代会最后一天,儿子牺牲在伊拉克战场上的巴基斯坦移民吉泽尔·汗发表演讲,指责特朗普试图驱逐穆斯林群体,质问他有没有读过美国《宪法》。7月30日,特朗普回击称,吉泽尔的妻子加扎拉没有上台发言,可能是因为“她没什么好说的”,或者“她不被允许说话”。

7月31日,加扎拉发表公开信回应道,她没有在民主党大会上发言是因为全世界能在她的沉默中感受到她的丧子之痛。8月1日,特朗普试图转移话题,称吉泽尔的儿子是美国的英雄,而他的本意是批判伊斯兰恐怖组织和未能有力根除恐怖主义的美国政府。此后,双方又隔空斗了几轮。

特朗普一下子犯了两个大错,不但激怒了穆斯林群体,更惹恼了军人和军人家属。这回民主、共和两党罕见地站在了

一起,共同谴责特朗普的过激言论。希拉里、奥巴马痛批,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和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瑞安,共和党重量级议员麦凯恩,以及预选阶段与特朗普一争高下的共和党多位参选人,纷纷发声批评特朗普。此后,民调显示,希拉里的支持率开始反超特朗普。

屋漏偏逢连阴雨,共和党内部再起波澜,该党众议院政策总监马克·马林8月1日宣布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美国总统;美国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共和党人理查德·汉娜8月2日宣布,将在11月投票支持希拉里,他也成为国会共和党议员中第一个倒戈的人;到了8日,特朗普公布大选经济纲领的当天,50名共和党前高官发表联署公开信批特朗普,呼吁美国民众“谁都不要投票支持特朗普”。这50人都是来自白官、国务院、国防部等机构的大佬,从尼克

松时期到小布什时期都有,包括前中情局局长海登、前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前世行行长和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两位前国土安全部长里奇和切尔托夫等人。可见,特朗普在党内是有多么不得人心。

都说吃一堑长一智,可特朗普偏不。在预选阶段,口无遮拦在某种程度上帮他杀出一条血路,但进入一对一对决后,依然我行我素的他显然不是政治经验老到、人脉丰富的希拉里的对手。现在,人们已开始讨论特朗普能否撑到3个月后的大选投票日,共和党内部甚至重提“换将”话题,以应对不测。

特朗普的“花样作死”是如此“大范围”,“全方位”,或许,他是该静下心来想一想下一步的竞选策略,并好好思考如何在口无遮拦与听取建议之间找到平衡,从而提出更合理的内政外交政策,在吸引选票方面挽回颓势。

智能手机就像口袋里的“老虎机”



晓莹观世界

本报记者 王晓莹

10年前,网瘾就是一个流行词,甚至有家长将孩子送到“戒网所”——在他们看来,对网络上瘾是种“病”。可10年后的今天,似乎全社会都“得病了”,处处都能看到人们捧着手机不放,QQ、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成了常用的通讯工具,而“网瘾”这个词,却很少有人提起了。

最近,英国电信监管机构Ofcom对2000多名成年人和500名青少年进行了调查,数据显示,他们平均每周花在网上的时间为25小时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天的上网时间超过3个半小时,有59%的人表示他们彻底被网络“迷住了”,34%的人说自己离了网络就没法和外界“联系”。因此,不少英国人坦言,他们发现了自己的网瘾,并试图给自己“戒网”,进行一场



几名年轻人在“断网”的酒吧里聊天。

“数码消毒”。

Ofcom的研究还表明,人们平均每天要查看200次手机,相当于每7分半钟就要看一次;还有四分之一的人说,他们上网的时间比睡眠时间还长;在英国的5000万网民中,有很多人坦言,他们因为上网耽误了做家务、导致上班迟到,或者因为低头看手机而在路上走着走着撞到人。

在年轻人中,这一情况更

让人担忧,16岁到24岁的受访者中,70%表示他们更喜欢在网上聊天,而不是面对面交谈。青少年平均每月躺在床上发送出的电子信息高达3400条。

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智能手机就像口袋里的“老虎机”,每次刷新各种手机应用就像拉下老虎机的手柄,每次的刷新都让人期待会有新的评论或点赞,这样的心态和希望跟老虎

机能带来奖品一样。

Ofcom的调查显示,有73%的人曾经试过“戒网”,尝试过一天不去碰手机或电脑,但结果却“像经历了一场搏斗”。很多人认为,度假是断网的最好时机,他们选择没有网络或没有手机信号的目的地。这种想法很好,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在被调查者中,四分之一的人说他们有过断网的经历,比如半天或一天;但每10个人中只有2个人能断网1周,能断网1个月的人只有5%。

虽然戒网坚持不了多久,但人们对这种“数码消毒”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说,戒网让他们感到更有效率,能做更多事;四分之一的人则说,他们觉得没网的时候更能享受生活。

针对人们的戒网热情,英国还开了一家这样的酒吧:它的墙壁能屏蔽手机信号,客人只好“被迫”断网;每个桌上配有一台老式电话,可以叫服务生或与其他桌的客人交流。酒吧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泰勒说,这家酒吧的目的就是让客人

“做社会化的人”。

“千禧一代”,去哪都离不了手机的《独立报》记者克什米拉·甘德,就去这家酒吧体验了一把:饮品上桌后,他可以拍照,却没法上传到Instagram;隔壁桌的几个年轻人沉默地坐在一起,盯着饮料却没话说,大概离开了手机,朋友们竟然发现不知该说点什么好。最后,记者只得去和几名客人攀谈。

谈话间,35岁的招聘顾问卡罗琳说,这个“断网”酒吧很有意思,就像充斥着手机的世界中的“一股清流”。一名健身教练也说,在这里感到了“避免联系的自由”。34岁的运营经理特里斯坦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因为他和妻子平时出去交际时,两人都试图不去看手机。“我还是更相信古老的谈话艺术。”他说。

网络和智能手机极大地方便了当今社会,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人同时感到被技术“捆绑”。在无需担心工作的时候,关掉手机,断掉网络,享受一下放松的生活状态,不应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

跟罗马五贤君一比,文景什么的弱爆了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翻译是个很坑人的东西,英语里有“Emperor”这个词,其拉丁文的原意本来更接近“英雄”的意思,但咱中国历史上从没出现过与之类似的职位,于是只好勉强翻译为“皇帝”。久而久之,给人造成个错觉,以为西方的“皇帝”们与我们那些皇帝差不多。但要真拿二者对比,你会发现,至少罗马时代那些原汁原味的好“皇帝”,其行迹个顶个狂甩咱中国贤君圣主几条街。

公元117年8月9日,罗马皇帝图拉真合上了双眼。图拉真在罗

马皇帝中是个标杆式的人物,这从罗马元老院授予他“最佳首席公民”的头衔就可见一斑。其实,图拉真生活的时代刚好是罗马好皇帝爆棚的时期,五位贤明的皇帝相继继位,所以这段时期又被称为“五贤君时代”,图拉真是这五贤君中的第二任。

现代中国人评价皇帝首推“武功”,这方面图拉真很牛,他屡战屡胜,把罗马帝国的疆域扩张到史上最大范围。边境蛮族达西亚,原本是罗马要年年纳岁币的心腹之患,却被他给灭了国。更难得的是,图拉真不仅“武功”不错,“文治”也很了得。中国人一提“与民休息”的好皇帝,第一反应是“文景之治”,但图拉真在另一项事业上却玩了个连文景二帝都玩不了的绝活——他创

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慈善基金,公开、持续性地给穷人发钱。

事情是这样的,在征服达西亚之后,罗马军队获得了大量财产,其中原本相当一部分属于皇帝本人,但图拉真慷慨地将这笔巨款捐了出来,成立所谓的“国家慈善基金”。该基金的运作方式已具有现代基金的雏形,国家给每个城镇一定的财政拨款,这些城镇将基金用贷款方式支持当地工商业,以每年收取的利息作为慈善金抚恤当地的穷人。在图拉真时代,穷人每养育一个孩子都能领到12至16塞斯特(罗马货币)的补助,加上另行发放的食物补贴,图拉真时代的罗马已经基本做到了儿童保育。

图拉真的如此德政,不是靠他个人道德水平撑起来的。在古

罗马,皇帝自掏腰包搞慈善是一项源远流长的传统。如果当了皇帝,不掏钱修个公共浴场、广场、斗兽场什么的公共设施,过两年元老院里准有人弹劾你。碰上重大节日,皇帝还得请罗马公民们“同乐”,狂欢一搞几十天,其间吃喝免费,看比赛免费。即便驾崩了,也得捐出部分遗产分给公民们——凯撒死时,每个罗马公民就分到了300塞斯特,相当于一名罗马士兵的月薪。

尼禄在位期间,罗马城大火,尼禄立刻下令开放自己的御花园收容难民,并四处征集购买粮食进行救助。即便如此,后世的基督教史学家还攻击他是有纵火嫌疑的暴君,救助难民只是在作秀。“暴君”都能做到这份儿上,只能说明慈善已

经成了罗马皇帝的一项义务。难怪五贤君之一的安敦尼在继承皇位时就跟他老婆说:“你以为咱要享福了吗?咱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五贤君中的另一位皇帝哈德良,有一次路遇一位“上访”的老妇人,哈德良当时正有急事儿,说等会儿再解决老妇人的问题,孰料老妇人扯住他的袖子不让走,说:“当皇帝就得承担起重任,干不了就退位好了。”哈德良只能停下来,给老妇人“现场办公”。这事儿如果发生在中国古代,给这位老妇人来个满门抄斩估计都不成问题。

罗马的“Emperor”其实更像“终身制大总统”。至于中国的帝制,还是黑格尔说得好:那不过是一种“普遍奴隶制”。